

靈源枝派：明清時期佛教文獻與研究專刊導言

人文學科的研究往往因為新材料、新文獻的發現，成就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重要契機。甲骨文的發現，提供了認識上古史的絕佳契機。敦煌寶藏已成為世界注目的焦點，幾乎改寫了中古亞洲世界的知識版圖。晚清以來號稱佛教中興，源於楊仁山與日本南條文雄的遭遇，透過日本收藏的佛教典籍，重新省思中國佛教。尤有甚者，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套藏經，名曰「大正藏」。這是日本大正年間，由高楠順次郎等學者發起，編輯成帙。此後藏經書院以南條文雄與楊仁山收集的文獻為基礎，編就《卍續藏》。爾後廿世紀的佛教研究文獻資料幾乎全為日本所宰制。廿一世紀，想在人文研究場域為漢傳佛教研究留下一絲氣脈，仍然困難重重，箇中艱辛本不足為外人道。廿世紀以來，佛教研究的話語權一直不在華語圈中，連漢傳佛教研究的發言舞台都沒有，遑論印度佛教。所致之由，犖犖大者大概不外二者：一乃研究方法完全被西方的觀念與方法所宰制；二為文獻資料框架全為日本學界編纂的《大正藏》、《卍續藏》所壟斷。研究方法範式涉及層面太廣，非大力金剛掌不為功，余力所不能及，權且俟諸賢者。近年明清時期的藏外文獻大量問世，於今，在新出文獻的基礎之上，重新思考書寫中國（乃至東亞）佛教史的時節逐漸因緣具足。

弘揚漢傳佛教始終是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念茲在茲的心願，其對明代佛教的研究不僅在華語學界具有開拓性的意義，更是享譽國際學界。漢傳佛教雖然淵源流長，明清時期實為不可忽視的關鍵轉折期，且其跡痕於今日依然歷歷分明。在此基礎上，本次特別策劃此一專輯，經過嚴格的審查程序，共有專稿四篇。詳目如下：

- (一) 高泉與溫泉：從高泉性激看晚明清初渡日華僧的異文化接觸
／廖肇亨
- (二) 湛然圓澄師徒三人之行止與「茶話」禪風／釋果鏡
- (三) 震旦弘法，扶事為急：曾大奇《通翼》初探／吳孟謙
- (四) 從五臺山到徑山：密藏道開與《嘉興藏》初期經場成立論考
／王啟元

茲就各篇概要，略述如下：（一）文哲所廖肇亨〈高泉與溫泉：從高泉性激看晚明清初渡日華僧的異文化接觸〉一文。高泉性激為黃檗宗第五代住持，嗣法隱元隆琦高足慧門如沛。

繼獨湛性瑩之後，入主黃檗山萬福寺，為黃檗宗第五代住持。高泉性激與皇室、幕府皆十分交好，足跡遍及日本各地。詩文書畫無不兼善，編纂《高僧傳》、《僧傳》，著作等身，號稱中興黃檗。對近世東亞文化交流研究者而言，黃檗宗開山祖師隱元隆琦的重要性已經盡人能言，但隱元隆琦再傳弟子高泉性激仍然知音者寡。客觀來說，堪與高泉性激在江戶時期的佛教、漢文學等領域的巨大身影比肩者罕有其倫，之後勤於著述者的黃檗宗祖師固然不乏其人，然若高泉性激一般盛極一時，影響廣遠者亦不多見。近年黃檗山萬福寺出版《高泉全集》，內中所收種種文獻十分珍貴，未來值得明清佛教研究者多多利用。（二）中華佛研所所長果鏡法師以明清曹洞宗禪師湛然圓澄師徒語錄中的茶話為主要討論對象。湛然圓澄屬於曹洞宗雲門系，在浙東一帶門庭鼎盛。明末清初時，禪門大量的語錄問世，其中就有前代未有編制的「茶話」篇，從其內文可見當時寺院叢林，仍然存有茶禮，但已經不見規制儀式的陋病，而是著重在禪修的指導與勘驗，這可說是明清以來的禪師高僧，對肅清禪門風氣的重大貢獻。而明末清初時期湛然圓澄師徒三人的《湛然圓澄禪師語錄》、《入就瑞白禪師語錄》、《石雨禪師法檀》中，就記載許多相關「茶話」之公案，

探論其中的禪法思想。這些文獻雖然不算新文獻，但認真考證「茶話」的體製、源流與特色，讓我們對明清禪宗文獻獨有的「茶話」有截然不同的認識。（三）復旦大學古籍保護院的王啟元教授一文以密藏道開在《嘉興藏》開雕初期的角色與作用進行討論，特別是就其決定經場的過程。傳統上，關於《嘉興藏》的刊刻，往往歸功於紫柏真可，往往以為密藏道開多站在輔佐襄助的角色。本文主要透過書信等史料的抉發，說明在經場成立初期，密藏道開出力尤多。此文雖然並未改寫學界固有的認識，但細部磨光，且多引史料。過去晚明佛教史的研究多數轉引稱述現成史料，缺少對於第一手史料的鑽研與掌握。近年關於紫柏真可妖書案、密藏道開晚年去處等等皆有新的發現。本文特別就密藏道開在成立五臺山與徑山寺兩處經場的過程細加尋繹，是其重要貢獻。（四）中山大學吳孟謙教授一文則討論曾大奇《通翼》一書。大奇字端甫，號需堂，江西泰和人，生卒年不詳，大致活動於明萬曆、天啟年間（1563-1627）。彭際清（1740-1796）《居士傳》第四十七卷中為其立傳，說他「篤信佛法。《通翼》一書凡四卷，載錄於《明史·藝文志·釋家類》，亦見於明清之際的藏書目錄，如《澹生堂藏書目》、《千頃堂書目》等，然而未收入佛藏或四庫類叢書中。如今似僅有一孤本藏於日本東京內閣文庫。該藏本為明崇禎九年（1636）序刊本，全書凡四卷、三十八篇，目前海內外學界對於曾大奇其人未見著墨，《通翼》一書的相關研究也尚付闕如，此書可探討晚明以來一般知識階層對佛教的認識。《通翼》一書目前亦僅見於日本內閣文庫，亦屬稀見文獻殆無疑義。

以上四篇論文雖尚不足以窮盡文獻與明清佛教研究的奧義，但卻開啟了一個認識明清佛教，乃至漢傳佛教的新契機。只有從源頭的文獻重新認識，並反省漢傳佛教研究的可能性，才有可能開創漢傳佛教研究的新紀元。明清佛教文獻近年大量問世，深具

潛能，或許能改寫我們的佛教史知識，此次專輯只是一次初步的嘗試，未來仍等待各方進一步的考察。

廖肇亨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2017年6月